

# 藏族谚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900—2021年)<sup>①</sup>

盛俊军



**摘 要:**藏族谚语是博大精深的中华谚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族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并富有哲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语言艺术之一。它是藏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智慧的传承载体。国内外对藏族谚语的关注由来已久,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及译本,其中以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这些译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人类智慧的传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还没有对这些译本的系统梳理。故此,文章拟就藏族谚语的英译情况进行宏观的考察,以期反映其英译的整体互动情况,旨在丰富相关翻译史料,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藏族谚语;英语世界;译介

## A Review on Translations of Tibetan Proverbs in the English World (1900—2021)

SHENG Junjun

**Abstract:** Tibetan proverb,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vast and profound Chinese proverb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guistic arts that are created orally by Tibetan working people and are rich i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Meanwhil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ibetan literature and a vehicl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human wisdom. There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concern about Tibetan proverbs at home and abroad, resulting in many research results and translations, of which the number of English versions is the largest. These translations have been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human wisdom. However, there are some translations without systematic card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onduct a macroscopic surve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ibetan proverbs, with a view to reflect the overall interaction of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which aims to enrich the relevant translation history,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

<sup>①</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藏族文化典籍译者研究(1959—2019)”(项目编号:20YJAZH139)的阶段性成果。

and help Chinese culture go global.

**Key words:** Tibetan proverb; English world; translation

藏族谚语(以下简称“藏谚”),藏语称之为“丹慧”“丹白”,是藏族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并富有哲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语言艺术之一,是博大精深的中华谚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谢正荣,2019)。藏谚源远流长,从最早的古藏文《敦煌文献》中收录的三、四十则《松巴谚语》可知,藏谚早在吐蕃时期(633—842年)就已盛行,普遍应用(张家秀,1989)<sup>80</sup>。国内外对藏谚的关注由来已久,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及译本,其中以英语译本数量最多。这些译本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人类智慧的传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对其翻译史进行梳理能够考察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概况,可以为进行相关深度研究提供资料参考(赵春龙等,2018)。然而,目前藏谚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故此,本文拟就藏谚的英译情况进行宏观的考察,以期反映其英译的整体互动情况,旨在丰富相关翻译史料,全面反映其英译的宏观图景。百余年来,藏谚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0—1940年),滥觞阶段,译者多为国外来华的传教士,所译的藏谚大多出现在涉藏著作的相关章节或副标题;第二阶段(1941—1990年),初步发展阶段,译者以域外藏学家为主,译本规模不断扩大,单行本开始出现;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多元发展阶段,译本和译者多样化,国内学者加入了译者的行列,改变了只有外国人英译藏谚的局面。

## 1. 藏族谚语英译的滥觞(1900—1940年)

藏谚的英译主要伴随着西方藏学研究的推进和英国侵略西藏的进程而展开,西方藏学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西藏战败后被迫开放,大量的学者、传教士、英印政府的官员以及英国驻中国西藏的商务代办开始进入西藏,于是对西藏的研究才开始兴起(杜永彬,2002)。因此,19世纪以前西方对藏谚的英译寥若晨星,直到1900年弗兰克英译本 *A Collection of Ladakhi Proverbs* 的发表,才开启了西方英译藏谚的先河。从这个译本问世到1940年,藏谚的英译呈现几乎同样的特征:译者多为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商务代表,翻译藏谚只是他们传播教义的副产品。译本均为规模较小的零星翻译,多在期刊上发表,或出现在涉藏著作的相关章节及副标题。底本主要为译者从民间搜集而来,底本语言主要是藏语及藏语的次方言。翻译方式主要为直接译自藏文。译本形式包括藏英对照、英译对照加拉丁转写等。这一阶段构成了藏谚英译的滥觞期。

### 1.1 弗兰克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00年,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刊登了德国著名藏学家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的 *A Collection of Ladakhi Proverbs*, 这是藏谚在英语

世界的首秀,该译本包含了51条拉达克谚语。为保留藏谚的风格、原文的比喻形象以及民族色彩,同时弥补藏英谚语语言中出现的文化空缺现象,主要采用直译加注解的翻译方法。每条谚语的编排方式如下:(1)拉达克语谚语;(2)发音(威利转写);(3)英语译文(4)适用场景,(5)拉达克语语法和其他方面的注释。纵观这51条拉达克谚语,不难发现,大多涉及当地的宗教、民间传说等内容,或与其想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宗教信仰有关;形式上,拉达克语谚语原文主要以两句谚为主,辅以少量三句谚、一句谚,译文上来说,大多将两句谚或三句谚整合为一句英谚。该译本激发了西方学者对藏谚的兴趣,为其域外传播奠定了基础。

## 1.2 谢尔顿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25年,美国乔治H.多兰公司出版了史德文(A. L. Shelton, 1875—1922)所著的《藏族民间故事》(*Tibetan Folk Tales*),全书涵盖了史德文在西藏旅行途中搜集到的49个藏族民间故事和49条藏谚。史德文1875年6月9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1900年前后来中国西藏做了20多年的医疗传教士,备受当地的藏族人尊敬。

实际上,史德文译本是由其寡居的妻子弗洛拉编撰并出版的,她的翻译目的是:“希望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能从这些故事中感受到快乐”(Shelton, 1925)。弗洛拉巧妙地将49个藏谚与对应的民间故事相结合,借民间故事来呈现谚语的真实含义,但事实上译本中的谚语与故事内容联系不大,或根本无关,仅有数条与正文意义相连(丹珠昂奔等,2003)<sup>831</sup>。译本中虽无藏语原稿,但翻译的谚语完全符合英语谚语讲究音韵、文字优美和博彩传神的特点,押头韵、押尾韵的比比皆是,运用了比喻、对偶以及白描等大量的修辞,足见译者的文学功底。

## 1.3 麦克唐纳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31年3月31日,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在Folklore Enterprises上发表了*Tibetan Proverbs and “Good Sayings”*的文章,该文翻译了48条藏谚和格言,其中藏谚21条。麦克唐纳是1903年4月拉萨代表团的翻译,随后担任了大约20年的英国驻西藏商务代表。他也曾任瓦德尔(L. A. Waddell)的助理,以协助其研究西藏历史文化。

麦克唐纳译本中的藏谚是直接从藏语翻译过来的,主要来自农民随身携带的通俗手抄本、袖珍书和部分口述资料,彰显了实用性。形式上,这些谚语与西欧的民间谚语大致相同;至于为何只有英文译文,没有藏语原稿,这是因为译者是在西藏翻译这些谚语的,而他所收集的资料存放在印度,他无法给出确切的参考资料来源,因此其翻译的准确性或需置疑(Macdonald, 1931)。此外,这些谚语与瓦德尔所著的《拉萨及其奥秘》(*Lhasa and Its Mysteries*)一书中作为章节标题所收集的谚语是一个系列,并对其进行了补充。

#### 1.4 A. F. C. 里得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34年,A. F. C. 里得(A. F. C. Read)的 *Balti Proverbs* 刊登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第7卷,该译本收录了15个最常见的藏语次方言——巴尔蒂谚语。A. F. C. 里得生卒年不详,资料很少。里得译本收录的15条谚语均为巴尔蒂语的拉丁转写和英语译文对照的形式,并未呈现原始的巴尔蒂语谚语,或许是为了简化起见,便于学者阅读。

## 2. 藏族谚语英译的初步发展(1941—1990年)

1942年,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出版了阿斯伯(Rev. Walter Asboe)的英译本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 一书,这是域外首个藏谚英译单行本。随后的若干年,藏谚的英译仍以零散翻译为主,但较上一个阶段来说,译本的规模不断扩大,译本中英译藏谚的条数由几十条增加到近千条;译者身份多为域外藏学家;译本或在藏学著作中出现,或在藏学期刊上发表,翻译目的是为了助力藏学研究。

### 2.1 阿斯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阿斯伯的英译本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 由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于1942年出版,底本为约瑟夫·格根(Rev. J. Gergan)所收集的1000条藏谚。阿斯伯是一位摩拉维亚传教士,于1939年来到拉达克传教,随后在摩拉维亚传教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阿斯伯译本为20世纪首个藏谚英译单行本,收录的所有藏谚均为藏英对照形式,按照藏文字母表分类,方便读者阅读查询。总体来看,收录条数多,共976条藏谚;注释多,对晦涩的短语进行了简短的解释,并直接附在对应藏谚英译的后面;内容涉及广,包括宗教和世俗等方面的内容,但其陌生的节奏和粗糙的文字结构表明这些“精辟的谚语”源自拉达克语,这归功于已故的格根做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为后人收集和保存了拉达克这片迷人的土地上的智慧宝库(Dhondup, 1977)。阿斯伯译本传播范围较广,自1942年出版至今,再版了三次,分别于1976年在德里再版、1991年由 Tiwari's Pilgrims Book House 出版以及2004年在印度出版。

### 2.2 托马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57年,印度学家和藏学家托马斯(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8—1956)的著作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在柏林出版,书中第五部分翻译的就是我国敦煌千佛洞中的古藏文文献中完整保留的谚语,后来学者们将其称之为《松巴谚语》(*Sum-pa Mother's Sayings*)。《松巴谚语》这一名称来自这份材料的最末一句话:“伟大的松巴谚语终”。

托马斯译本收录的松巴谚语共76条,以罗马文字编辑、翻译和注释,依次分为四部分单独呈现:首先是对该部分的概括性介绍,其次是藏文底稿的拉丁转写,再次是对应的谚语英译,最后是注释部分。松巴谚语题材广泛,涉及内容广,用的都是九世纪藏文文字改革前的古藏文,晦涩难懂,因此作者加入了各类注释共计105条,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正文;但注释与正文不对应,导致阅读体验不佳,普通读者恐难驾驭。此外,这些谚语具有浓厚的藏族特色,强调简洁而尖锐的表达,混用了明喻、对偶等各类修辞手法。

### 2.3 邓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61年,邓肯的著作*Love Songs and Proverbs of Tibet*在伦敦出版,书中第二部分翻译了大量的藏谚。邓肯·马里恩·赫伯特(Duncan Marion Herbert,1896—1977)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毕业于希拉姆学院。1921—1936年,担任基督门徒会在藏东地区的传教士。回到美国后,居住在亚历山大市,担任藏语教师和翻译。

邓肯译本中翻译的藏谚,是译者1921—1936年作为传教士在居住的藏东地区收集的,涵盖了气象、农业、成就、幸福、道德、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共计672条,只有英语译文,无藏语底稿,注释短而少;事实上,这本书主要面向普通读者,但若附上藏语底稿,增加注释,那将会更有价值。邓肯译本的影响较大,意大利东方学家、印度学家和东亚研究学者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曾这样评价邓肯译本中的谚语部分:“与约瑟夫·格根牧师(Rev. J. Gergan.)所收集的谚语集相比,邓肯译本的关注度或许更高。”(Tucci,1963)

### 2.4 理查德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89年秋,理查德斯在*The Tibet Journal*上发表了*Selected Tibetan Proverbs*一文,囊括了148条藏谚。彼得·理查德斯(Peter Richardus,1952—?),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库马,是一名艺术史学家,主要研究南亚和东南亚以及西藏的历史文化,1989年至今,理查德斯一直是独立研究员。

理查德斯译本的底稿源自加尔各答大学的藏语讲师保罗(Karma Sumdon Paul)和嘉登(Jampal Gyalsten)共同编辑整理的一份古藏语谚语清单,经转写后,翻译成英文。理查德斯认为藏谚中所呈现的这些表达,揭示古代藏族人民为生存而进行的普遍斗争。这些只有年长的藏族人才能记住的话,现在大概已经被废弃了。如果真的出现上述情况,许多有趣的藏族语言文化遗产亟须拯救,然后在它们永远消失之前被记录下来(Richardus,1989)。为了扭转这一趋势,译者从上面的藏语谚语清单中选出一部分译成英文。

## 3. 藏族谚语英译本类型的多样化(1991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者对藏学研究的日益关注,藏谚伴随西方藏学研究的兴起渐次产生多个外文单行本,其中德、法、俄、乌尔都及匈牙利等语种均有不同数

量的译本产生,但英译本数量依然遥遥领先:20世纪90年代产生3个译本,21世纪初期4个译本,总体来说,藏谚的英译呈现物理加速度的发展态势。在此期间,藏谚英译者身份渐趋多样化,教师、诗人作家等开始涉足其间,不再局限于藏学家,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人加入了译者的行列,改变了只有外国人英译藏谚的局面。

### 3.1 彭巴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96年,拉莫·彭巴(Lhamo Pemba)编著的 *Tibetan Proverbs* 由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出版,彭巴在书中简介部分提到了翻译目的:每个藏族人都应该有机会了解和热爱属于他们的东西。我希望这些谚语能给那些对藏族和藏族世界感兴趣的人以启迪(Pemba,1996)。彭巴出生于不丹,藏族,精通英语,曾在印度、英国和美国学习,自2004年以来,彭巴一直在美国工作。

彭巴译本包含了大量有关自然环境、哲学、轮回以及其他方面几千条的藏谚,主要以两句谚为主,三句谚为辅;形式上,所有的谚语均按照藏语字母表的顺序依次排列,且为藏英双语对照;此外,书中注释详尽,多达123条,所有的注释单独成一个章节,便于阅读。彭巴译本,不仅使藏族人民从书中丰富的谚语中受益,也使非藏族读者有机会从其英译和语境中感受藏族独特的文化。彭巴译本的传播范围较广,于2006年以德语、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再度出版;2007年再度重印出版。

### 3.2 索伦森和库珀斯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98年,The Institute for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India Tibet 出版了索伦森(Per K. Sørensen)和库珀斯(Christoph Cüppers)编著的 *A Collection of Tibetan Proverbs and Sayings*,收集的谚语和格言共计10756条,这是目前规模最大的藏族谚语和格言集。索伦森是德国著名的藏学家,专门研究西藏和喜马拉雅的历史文化,出生于丹麦哥本哈根,1994年至今,他一直担任德国莱比锡大学中亚研究的教授。克里斯托弗·库珀斯生卒年不详,但他对西藏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与索伦森共同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文章和著作。

索伦森和库珀斯译本收录的藏谚和格言,主要基于近年来在印度和中国出版的12本小型谚语汇编,除此之外,他们还受益于一组由藏族作家创作的21部作品和另一组54部西方语言作品,这组西方语言作品几乎涵盖了1988年以前所有出版过的藏谚英译本,如阿斯伯1942的英译本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 等。本书可分为3个主要部分:介绍性章节(共33页),包括一个简短的序言和导言(17页)两部分,导言对谚语的特点进行了简要的研究。然后是所使用的藏文资料清单,接着是二级文献的列举;主体部分(278页)包括10756条有编号的谚语和俗语,按照藏文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在每个条目的末尾,还注明了其来源;该书最后有一个详尽的词语索引,涵盖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162页)。索伦森和库珀斯译本特别有价值,一方面,将这些谚语收集起来可以更好地保护藏族文化;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备受现代化和西方

化的影响下,它可以帮助藏族人民加强民族认同感。遗憾的是,该书收集的所有谚语和格言只有藏文拉丁转写形式,没有原始的藏文,亦无对应的英语译文。

### 3.3 次旺和索伦森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1999年,不丹廷布出版社收录了德国著名藏学家索伦森(Per K. Sørensen)和次旺(Tsewang Nidup)编著的《不丹的说法和谚语》(*Sayings and Proverbs from Bhutan*),该译本包括大量的不丹藏谚。次旺是一位藏族学者,生卒年不详,其翻译藏谚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此译本的特色如下:

首先,翻译过程来说,是由藏学家和藏族学者合作翻译,多元化的译者尤其是藏语母语者的加入在增加译文准确性的同时,赋予译本更多藏族文化的特色;其次,内容上来看,该译本收录了大量不丹藏区的谚语和说法,内容丰富多样,涉及面广;最后,形式上,此译本为双语对照译本,底稿为藏语方言跨境存在形式和重大变体之一——宗喀语,译文为英语。

### 3.4 哈斯尼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2004年,哈斯尼(Gulam Hassan Hassni,1955—2010)编著的 *Tamlo (Balti Proverbs)* 在巴尔蒂斯坦首府斯卡杜出版,出版社为 Shabbir Printing Press。哈斯尼是巴控克什米尔的著名学者、诗人、作家、广播评论员和剧作家,一生撰写了许多关于宗教和其他主题的诗歌和散文书籍,作为巴尔蒂斯坦人,哈斯尼对巴尔蒂文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哈斯尼译本中包含了900条巴尔蒂语和拉达克语的谚语,全书共387页。每条谚语都以藏文拉丁转写和乌尔都语书写,并附有简短的英文翻译和较长的乌尔都文解释。但是,历史背景和其他细节都以乌尔都语表述出版。这些谚语反映了拉达克人和巴尔蒂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有些谚语反映了伊斯兰教思想,而有些谚语则与藏族文学中的同类谚语相同。哈斯尼曾用以下方式表达了谚语的重要性:“无谚之语难听,无盐之茶难喝”。巴尔蒂谚语记录了藏语发展的较早阶段,并包含古老的发音形式,然而对其的保护和搜集却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了解到巴尔蒂谚语面临的处境,哈斯尼走遍了整个巴尔蒂斯坦,收集并翻译了这些藏谚。

### 3.5 万玛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2012年,Boston Wisdom Publ出版了万玛(Pema Tsewang Shastri)的 *Like a Yeti Catching Marmots: A Little Treasury of Tibetan Proverbs*,包含108条传统的藏谚。万玛是前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学者,曾担任波士顿藏族协会董事会主席;他出版了许多藏文书籍,包括诗歌、小说和非小说。

万玛译本共176页,收录的谚语均按照藏语原文、英语译文以及使用场景的说明排列。这些谚语的来源广泛,一部分来自译者母亲达娃(Dawa)的口头训诫,另一部分则

归功于译者收集来自中国、印度、尼泊尔以及不丹等国的藏谚。此外,万玛在译本的前言中提到了翻译目的:一是向非藏人介绍藏族的民间智慧,二是鼓励和启发年轻的藏人去认识这一独特的藏族表达艺术。

### 3.6 国内译者对“藏族谚语”的英译

国内译者翻译藏谚的成果颇多,已有 75 本单行本,但多为汉译本,英译本仅有两本,分别出版于 2016 年和 2019 年。2016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西波·谷玛和陈淑娟合译的《盐源藏族谚语》(*Yanyuan Tibetan proverbs*),该书是一部记录四川省盐源县及木里县的大坝乡、后所乡、桃巴乡、鸭嘴牧场和恰尔牧场等地培米藏族的谚语以及现今在培米藏族民间流行的部分故事和传说。书中收录了诸多谚语,每条谚语采用国际音标注音,汉语、英文对译的形式,对文化背景和特别用词方面的解释。

2019 年,斋林·旺多的《藏族谚语藏英对照》(*Tibetan Proverbs in English*)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旺多出身江孜贵族,新中国成立前曾去印度留学,1953 年从圣约瑟夫学院毕业后回国,开始从事教学、翻译等工作。旺多译本中收集了他近年来在教学、翻译等工作中搜集的藏谚,共计 600 条,均为藏英对照形式;此外,对于晦涩难懂的部分,增加了注释,可读性强。事实上,该书原本收录 638 条藏谚,后来为了保证出版的质量,旺多先生重新审校后,剔除了 38 条过于浅显且听起来不像是藏谚的条目。总体来说,国内的两个藏谚英译本,译者以藏族学者为主,就翻译过程来说,既有独立翻译,又有合作翻译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旺多译本出版最晚,但已被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收藏,传播到英语世界。

## 4. 结 论

藏族谚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由国外译者完成的居多,国内译者参与度不高。二是译本规模扩大,收录谚语的条数不断增加。三是藏谚各译本之间多有互动,共同构成了其英译史的宏观互动图景。四是就翻译过程而言,包含独立翻译和合作翻译两种翻译形式。五是沿着两条脉络展开,其一,在西方藏学著作中出现,或在期刊上发表,这些翻译往往是零散翻译,最早可追溯到 1900 年,并且此条脉络一直延续至今;其二,以单行本问世的藏谚英译,这些译本渐成规模,部分译本收录的藏谚条数多达万条。经过海内外诸多学者的大力推介,藏谚在英语世界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和声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仅就目前的情况看,藏谚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还仅局限于藏学领域,依然有很大的推广空间。此外,国内译者的参与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且,国内对现有英译本的研究不甚充分,这就需要国内学者致力于对藏族谚语的外译研究和翻译,推进文明互鉴、鉴往知来,增进理解认同、促进民心相通,以期互鉴共赢(佚名,2021)。



### 参考文献:

- 丹珠昂奔,周润年,莫福山,李双剑,2003.藏族大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
- 杜永彬,2002.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管窥[J].中国西藏(中文版)(4):46-47.
- 谢正荣,2019.从藏族谚语解读犬非藏族图腾[J].西藏研究(4):154-160.
- 佚名,2021.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儒学》创刊发布会  
在京举行[J].国际儒学(2):162-163.
- 张家秀,1989.藏族谚语略谈[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80-86.
- 赵春龙,李正栓,2018.《萨迦格言》外译史考察:以捷译史为例[J].民族翻译(4):52-59.
- DHONDUP K,1977. Review of a Thousand Tibetan Proverbs and Wise Sayings[J].  
The Tibet Journal, 2(1):85-86.
- MACDONALD D,1931. Tibetan Proverbs and "Good Sayings"[J]. Folklore, 42(1):  
82-85.
- PEMBA L, 1996. Tibetan proverbs: Bod kyi gtam-dpe[M]. 1st ed.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 RICHARDUS P,1989. Selected Tibetan Proverbs [J]. The Tibet Journal, 14(3): 55-71.
- SHELTON A L,1925. Tibetan Folk Tales[M]. New York:George H. Doran Company:Ⅷ.
- TUCCI G,1963. Review of Love Songs and Proverbs of Tibet[J]. East and West, 14  
(3/4): 282.

### 作者简介:

盛俊军,男,1994年2月生,陕西白河人,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